

南京党史資料

中共南京市委党史資料征集編研委員會辦公室
南 京 市 檔 案 局

17

67

南京工学院出版社

南京党史资料

中共南京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办公室

南京市档案局

17

南京工学院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九月

目 录

纪念“五·二〇”运动四十周年

前 言.....	(1)
上海学生请愿团赴南京参加“五·二〇”游行	
前后情况.....	王光华 (1)
忆苏州国立社教学院新生部参加南京	
“五·二〇”运动.....	强国瑞 (4)
党指引我们进行的革命斗争	
——浙大在“五·二〇”运动中.....	崔兆芳 (17)
要珍惜今日之大好形势	
——访原中央大学金善宝老教授.....	沈景奎 (25)
“五·二〇”时期的金陵大学.....	钱树柏 (28)
关于剧专学运的一些回顾.....	周 西 (47)

一支轻骑兵

- 南京音乐院在“五·二〇”前后活动……施佩秋（62）
- “五·二〇”唤醒了金女大……鲍蕙荪（70）
- 日记一则（1947年5月20日）……汪淑培（77）
- 红五月与“五·二〇”运动周年纪念……张植年（81）
- “五·二〇”运动前后全国学生运动大事记
- ……许荏华 李路 袁旭霞 朱丹耕 罗庆新（88）
- “五二〇”时期流行歌曲：
- 《反动派坏心肠》……杨匡民词曲（104）

*

*

*

- 略谈王明路线和南京党组织的破坏……陈 淦（105）
-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高淳县特别支部的建立与活动
- ……中共高淳县委党史征委会（112）

前 言

在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工作下，1947年国民党统治区发生了规模空前的“五·二〇”学生运动。5月20日，京、沪、苏、杭4区16个大专以上学校五六千名学生汇聚在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为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血洒珠江路，声震石头城。今天，在“五·二〇”运动爆发四十周年之际，回顾这段历史，使我们受到很大激励，当年那些爱国青年和革命的知识分子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为了祖国的解放事业不畏强敌、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和英雄业绩，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在这辑党史资料中，我们选编了部分“五·二〇”运动时期老战士的回忆录，并配合发表了一些有关资料，从各个侧面反映了“五·二〇”运动的历史事迹和当时青年的精神面貌，现奉献给读者。让我们继承前辈光荣的革命传统，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为完成新时期所赋予的“四化”重任而努力拼搏！

上海学生请愿代表团赴南京参加

“五·二〇”游行前后情况

王 光 华

沈崇事件发生后，北平已举行游行，我们上海学委研究，认为上海也要搞，先宣传动员，定于1947年1月1日、2日两天游行。但实际上1946年12月27日、28日，上海几个国立大学已经出来游行了，中学也有一部分学生参加了游行。这说明群众对蒋政府的卖国政策早已十分不满。

抗暴运动后，上海学委研究，认为今后学运应以反蒋、反美的政治运动为中心内容，同时成立了国立大学区委（吴学谦兼书记），作为领导学运的主要力量。我原在交大，负责中学工作，抗暴运动后接管了大学工作。交通大学是学运的主力，同济大学、复旦大学党员人数较少，当时同济大学仅有六个党员。在复旦大学的学生中，原来在上海的学生与内地来的学生各占二分之一。各校先是搞一些一般性的活动，如由学生自治会组织春游、唱歌、宣传，通过集体活动，使同学们在思想感情上打成一片。

5月来临，上海学委布置纪念“红五月”，指出五月份将有新的斗争。各校通过组织晚会、出壁报，开展“五四”纪念活动，群众斗争热情高涨。国民党政府要停办交大两个系，将航海、轮机两系并入吴淞商船学校。教育部长朱家骅说，交通大学应该改为工业专门学校。交大学生代表请愿无结果，群情激愤，遂开展了罢课请愿斗争，并且自开火车晋京请愿。

5月中旬，南京中央大学倡议“吃光运动”，金陵大学等校响应，这对交大的罢课护校运动也是一个推动。同时，上海医学院也发动起来了，他们积极支持中大提出的反饥饿和增加公费的要求。5月14日，上海医学院召开党的支委会，研究了斗争的组织问题，当天下午召开大会，决定罢课，全体同学到各校去宣传。当时经国立大学区委研究，决定成立国立大学学生联合会。17日，国立大学全部罢课(交大一直未复课)。南京发起“五·二〇”请愿，国立大学区委研究了口号，经国立大学学生联合会通过。在国立大学学生联合会内成立了党组，书记是叶公毅。当时我们对“五·二〇”请愿及如何领导这次斗争进行了研究，决定派代表团晋京，并派专科学校区委书记(吴淞商船学校同学)加入代表团。后来我向吴学谦提出，代表团领导力量仍薄弱，吴又派了浦作同志和我一起随代表团去南京(我和浦作在代表团内没有正式身份)。

我们代表团的任务有二：一是筹组全国学联；二是参加5月20日的请愿游行。5月19日晚在中大作游行准备，整夜未睡。5月20日游行时，我和浦作未参加游行队伍，站在马路边上，作为群众观看游行情况。血案发生时，我们都在现场。5月20日

晚住在金大钱树柏家(当时金大有一些党员关系在上海)。血案发生后,浦作先回上海报告情况,我留在南京参加学联活动。

“五·二〇”血案发生后,上海、南京各校均宣传无限期罢课,当时策略上似乎不够灵活。

我于5月24日回上海。6月2日前,国民党就要抓人。

6月2日是准备游行的,交大同学先出来,在校门口就遭到军警的拦阻,冲不出去。吴国祯也到了交大。因为队伍出不去,游行未成。

5月30日后,各校开除一部分学生,使我们受到一定损失。暨南大学的进步力量损失最重,一批批同学被开除,党员被开除很多。当时党员和积极分子中,主要有两种想法:一是认为罢课无用,打倒反动派,非拿起枪杆子不可。二是群众运动要与加强组织力量相结合,这一点很重要。因此“五·二〇”后党组织就抓紧积极分子教育,开展发展党员的工作,仅同济就发展了四五十个党员。“五·二〇”后,同济大学是中心,但1948年“一·二九”同济事件后,学运中心又转移到复旦大学了。

(罗庆新 许荏华整理)

忆苏州国立社教学院新生部 参加南京“五·二〇”运动

强 国 瑞

1947年，我作为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学生赴京请愿代表团的一个成员，在南京参加了“五·二〇”运动。这个代表团由李明杠、周平野、傅世璜、任建蜀和我五人组成，他们四人是苏州院本部学生大会主席团的代表，我是苏州社教学院南京栖霞山新生部学生自治会的代表，代表团首席代表是李明杠（属上海局组织部赖卫民领导）。

社教学院本部设在苏州，新生部设在南京栖霞山，1946年10日进校的社会教育系、社会事业系、图书博物系、电化教育系和新闻系的一年级学生，均在新生部学习。

上课还不到两个月，北平发生了美军强奸北大女生的事件，各大城市的大专院校几乎同时掀起了一个反对美军暴行和要求美国佬滚出中国去的反美爱国运动。当时社教学院新生部的师生员工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也是义愤填膺，一种中华民族受侮辱、受损害的怒火在胸中燃烧，许多女同学在流泪，吃不

下饭，睡不好觉。在学校民主墙(后来的叫法)上，首先出现了新闻系、电教系女同学签名要求反美抗暴的倡议书。但倡议书贴出不久，就被校方撕毁了。接着，校方又传出了所谓“事关重大，必须慎重从事”和“要追查在倡议书上签名的人”等“空气”，这无异是在学生的爱国热情上泼了一盆冷水。当时社教学院的新生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相聚还不长，多数同学还不认识，因此无法把运动开展起来。但是，通过这件事，却擦亮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认识到要进行战斗，必须建立学生的组织，把力量组织起来。

1947年新学期开始了。各班先后选举成立了班会。接着，学生们自发地建立了各种社团。如新闻系学生方汉奇主编了新闻系系刊《栖霞新闻》，新闻系学生郭伯力、廖俊录组织了“T.N.T.歌咏团”，电化教育系学生赵属民发起组织了“世界语研究会”，新闻系学生冯昌达、高健飞等主编了《笔剑》报，图书博物系学生许培基主编了《纵横》报，社会事业系学生白耀鑫主编了《现实》报，社会教育系学生陈昌炳主编了《民声报》，社会事业系学生祁伯庸、李左新主编了《江淮少年报》，社会事业系学生吴戴河创办了“红叶社”，组织红叶篮球队，这时，我也组织了《大熊星》社，出刊了《大熊星》报。在这些社团和刊物中，除发现《江淮少年报》上有攻击共产党的言论外，其他社团和刊物都对团结教育同学起了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这是反美抗暴运动后学生中不同政治倾向的表露和重新组合。

随着社团活动的广泛开展，同学之间的联系密切了，思想

交流了，各种人才也涌现了，要求进步的学生在同学中逐步树立起威信。如新闻系的班长饶心如，虽在青年军中任过翻译，但他十分热心公益活动。电化教育系同学杨恢烈，在重庆时就同中央大学、复旦大学不少进步同学有交往，了解许多学生运动的情况。她的一位好友王继慧是中大教育系的学生，从王继慧那里，我们了解到中大学生自治会竞选活动的种种情况，这对我校新生部成立学生自治会也有启发。

1947年三、四月间，我校新生部成立学生自治会的筹备工作开始了。先由各班推选代表组成系科代表会，在系科代表会上选出新闻系饶心如、社会教育系符继龙为正副主席。再由系科代表会负责起草自治会章程和产生办法，经各班同学讨论通过后，公布施行。当时公布的学生自治会产生办法是，由各系科同学自由确定学生自治会理事的人选，组成竞选团，向同学公布；再由系科代表会主持召开学生大会投票选举，当选者即为本届学生自治会理事会。对这件事，校内各报刊纷纷发表了文章和报道，我也在《大熊星》报上发表了题为《假如我当选了自治会主席》的文章。我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栖霞新闻》、“世界语研究会”和“T.N.T. 歌咏团”的注意，受到饶心如和杨恢烈同学的坚决支持。他们鼓励我组织竞选团，出来竞选。当时公开表示态度要参加竞选的还有两人，一个是白耀鑫，一个是祁伯庸。经过多方协商，我们公布了由理事会人选组成的竞选团（理事长社会事业系强国瑞、副理事长社会教育系王一工、总务部长电化教育系杨恢烈、财务部长图书博物系陆风台、学习娱乐部长新闻系郭伯力和廖俊录、生活福利部长社会教育系于

淮)。在规定投票选举的前一天,白耀鑫、祁伯庸突然发表联合声明:他们退出竞选,同时向系科代表会提出无理要求,把自治会章程原规定二分之一以上多数票当选,改为三分之二以上多数票当选。第二天学生大会选举结果:我们竞选团以三分之二以上多数票当选,栖霞山社教学院新生部学生自治会成立了。这大概是1947年的4月中下旬的事。

自治会成立后,我们理事会多次开会,商量工作。我们觉得竞选成功,虽与系科代表会中进步力量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但最重要的还是由于广大同学的积极拥护。同时我们清楚地看到,还有少数同学,尤其是个别社团中的骨干人物,对学生自治会不怀善心,他们是假拥护,真反对。因此,学生自治会成立后一定要尊重大多数同学的意见,保护大多数同学的利益,还要特别注意争取那些受人影响而暂时还对学生自治会不满的同学。根据广大同学的迫切要求,我们决定从两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丰富课外生活,二是解决伙食问题。

栖霞山虽属风景区,但地处农村,出门见山,日子长了,没有一点文化生活,实在受不了。因此,我们就在体育教师蒋兴虞的积极支持下,利用课余时间举办了第一次学生体育运动会。搞沙坑没有黄沙,就带领同学到几里路外的山脚下去找;没有跳高架,就自己找材料,动手造。运动会连开数日,广大同学的热情很高。

最迫切的问题,还是伙食问题。那时物价天天上涨,同学们吃不饱肚子,今天的菜金,往往就买不到与昨天同样多的东西,真是人心惶惶。吃饭钟一响,同学们就一齐拥到饭堂,抢

饭抢菜，谁要是手慢一点或者迟到了，不是缺饭，就是少菜，大家对此无不议论纷纷。当时学校的伙食由校方总务人员负责，学生并没有成立伙食团，每天各班轮流派学生值日，陪炊事人员上街买菜，回来监厨。学生自治会研究决定，由福利部长于淮先向曾经当过伙食值日生的人了解情况，然后成立查帐小组，清查伙食帐目。就在这个时候，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为要求增加每月10万元副食费而开展了“吃光运动”的消息传到我校新生部来了。我们立即通过各班可靠的同学，向全体同学介绍了中大发生的情况；在征求同学的意见后，作出决定：由学生自治会于淮、系科代表会胡尊贤、伙食值日生祁伯庸和《栖霞新闻》主编方汉奇组成赴苏州院本部请愿代表团，要求增加副食费并清查伙食账目。请愿代表团到苏州后的第二天，就把他们和院本部交涉的情况告诉了我们。他们说已经与院本部学生大会主席团取得联系，并得到院长陈礼江的答复，他同意立即借支一部分副食费，由代表团带回新生部，至于副食费的标准，要等请示教育部后决定；查账问题由新生部解决。在我们向同学报告了赴苏请愿团谈判的结果后，中大学生自治会代表王世德同学来到栖霞山新生部，向我们介绍了中大和南京各校的情况，希望我们立即罢课，采取统一行动。我们也将赴苏请愿的情况告诉了王世德。经过研究，我们认为：院长虽然借给副食费，但增加副食费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只有全国各大学一致行动，才有最后解决这个问题的希望。于是，学生自治会立即行动，分头到各班向同学解释了中大、音专、剧专等校5月15日向政府请愿宣言的六项要求，表示我们也要响应这个宣言，举行罢课，这个

意见很快取得了大多数同学的拥护。当晚，自治会召开学生大会，就响应中大等校的请愿宣言，立即罢课，采取统一行动，进行表决。大会由我主持，我向同学们简要介绍了南京各校的行动情况；对赴苏请愿所取得的胜利，给予充分肯定，同时指出，在全国各大学副食费问题还没有解决前，我们决不能满足一个学校所取得的暂时胜利，而是应当乘胜前进。当我说到中大学生会已经派人支援我们来了时，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我要同学对表决案发言，话还没讲完，会场就响起一片呼声：

“同意！同意！”忽然会场有个人高喊：“我们反对！”他说：“我校的副食费问题，院长已经答应解决了，还要罢课就是不对的”。接着有几人讲：“附议！附议！”会场气氛十分紧张！廖俊录、方汉奇、卢怀钧等同学反驳他们说：“院长借的钱花光了，怎么办？谁能保证院长继续借钱给我们？”“请愿和罢课都是公民的自由，我们吃不饱，就是要请愿、要罢课！”在女同学中有人喊道：“现在表决！”我说：“同意表决案的举手！”大多数同学举起了手。再说：“反对的举手！”只有几个人举了手。我宣布表决案通过，立即生效。这时会场突然出现高声乱叫和翻桌砸碗之声（会场是饭堂）。还有一小股人走到女同学面前指手划脚，没有等我宣布散会就走了。散会后，我们一部分人护送女同学回到宿舍；一部分人收拾好饭堂的桌椅。学生自治会的决定，由我先与中大研究如何进一步采取统一行动，再同苏州院本部学生大会取得联系。

第二天，5月19日，我到了南京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

这天，首都各报头条新闻，就是蒋介石发表的《整饬学风，维护法纪》的谈话和首都卫戍司令部《关于执行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的布告》。蒋诬蔑学生向政府请愿游行和要求增加伙食费是“越轨骚扰之行动及违理逾分之要求”，漫骂“中央大学与金陵大学等校一部分学生，因公费膳食问题……而罢课请愿，竟至包围公署，妨害公务，行同暴徒”。这时，南京城内，街头巷尾，莫不议论纷纷，对反动政府表示不满，而此时学生的义愤则更趋白热化。当日下午，中央大学教授会召开学生紧急大会，劝学生复课。而在召开这个大会之前，南京卫戍司令部已经动员了大批宪兵、警察、骑警、青年军和警察训练所学员，作好镇压学生运动的准备。与此同时，沪、苏、杭区的交大、复旦、同济、暨南、上医、上音专、上幼专、上机校、吴淞商船、英士、浙大及浙大研究所、苏州社会教育学院和苏高工建训班等校的学生赴京请愿代表40余人，已经先后抵达中央大学，受到了南京各大专院校学生的热烈欢迎和亲切招待。

19日晚，中大学生自治会朱成学主持召开了由沪、苏、杭各校赴京代表参加的招待会。朱成学简要致词后，建议在中大礼堂举行各校联欢会，并召开四区各校代表联合会议。

各校代表联合会议，仍由中大朱成学主持。对5月20日举行京、沪、苏、杭四区学生联合大游行，各校代表发言热烈，意见完全一致。发言中还相互鼓励，要不怕恐吓，不怕高压，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对于请愿游行的总口号，中大、金大主张提出反对饥饿，反对内战；外地代表多数认为，他们是为响应中大等校向政府请愿的宣言举行罢课并赴

京采取统一行动的，并未涉及反对内战一事；如果现在提出把反对内战作为联合大游行的总口号，是不适宜的。我校代表李明杠发言说，我们苏州社教学院讨论罢课的情况也确实如此，但多数同学确有反对内战的要求，因为他们已经明白了要反饥饿就必须反内战的道理。因此，李明杠表示同意把反对内战列入总口号。再经过讨论，全体代表的一致意见是：总口号中不提反对内战，而以上海代表提出的“挽救教育危机”为总口号；但在游行宣言中，对反内战要有恰当的表述，在游行中可以把反对内战作为具体口号提出。接着，联合会议顺利地通过了三项内容：（一）京、沪、苏、杭四区专科以上16校学生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宣言；（二）请愿游行口号、游行的时间安排和游行路线；（三）由16所院校各推一名代表，组成联合大游行主席团，负责组织各项活动。这次会议圆满结束了。

5月20清晨，中大校园聚积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并陆续向大操场集中。我校新生部杨恢烈带领新生部部份同学，从栖霞山赶来参加联合大游行，这支队伍虽小，但来得正是时候。沪、苏、杭代表团的代表和中大四牌楼的同学最早来到大操场集合，等待南京其他院校同学的到来。主席团编排队伍，以京、沪、苏、杭16所大专学校学生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的高大横幅和国父孙中山巨像为前导，按照游行主席团、外地学校代表团、南京各校学生队伍的顺序组织游行队伍，准备出发。

这时，金大已被军警包围，游行队伍出不了校门；中大也受军警包围，只有两侧门，军警尚未来得及把守。主席团迅速作出决定，三人一排，编好队伍，从西侧门冲出，向鼓楼进发，

救援金大。游行队伍到了金大校外，已同军警斗争了一个多小时的金大同学，高唱《团结就是力量》，齐力冲出校门，军警竟然鸣枪恫吓。岂知枪声一响，反使更多的同学加入了游行队伍。我们会师了，我们胜利了。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向前进发，要到国民参政会递交我们的请愿书。

珠江路口，早已布满头戴钢盔、手持警棒的警察和身着军服、腰系皮带的宪兵，几辆消防车早已接上水龙，不让我们通行。游行主席团虽多次向东区警察局长陈善周说明学生有请愿游行的自由，要求立即撤退宪警，让出马路，但陈的回答总是“奉命行事，不能撤退。”同学们愤怒高呼：“人民有请愿自由！”“宪兵、警察拿出良心来！”“我们冲过去！”主席团一马当先，率领队伍向宪警猛扑过去，宪警猝不及防，惊惶后退，倾刻之间，几层封锁线全被冲散。大约三分之二的同学冲过水龙封锁线后，大批宪警和便衣特务手持警棒、铁棍、皮带，蜂拥而上，劈头盖脑，乱抽乱打，打得同学血流满面，骨折筋断，有的当场昏厥倒地。先头队伍和后续队伍用手中的旗杆、宣传用的油墨筒和从宪警手中夺来的凶器进行反击，由于腹背挨打，宪警终于溃散，游行队伍继续前进！珠江路口的毒打、流血和逮捕，没有打散我们，学生们经过血的洗礼，更加坚强，继续向国民参政会挺进。

12时左右，游行队伍到达国府路，前面就是“国民政府”了。真没想到，接待我们的却是“政府”布下的五道防线。难道这就是我们老百姓心目中的政府形象吗？我们伤心透了，愤恨极了！真想冲过去，决一死战！主席团决定游行队伍